

身边风景

西湖,和你一起走过

■王珍

西湖边儿去荡漾儿,是杭州人从小就开始的活动。从一公园荡到六公园,捉迷藏、玩耍、约会,茶室坐坐,喝茶吹牛、吃消闲果儿。去赤山埠拾麻栗果儿,爬上城隍山认十二生肖,走苏堤翻六吊桥……

仿佛从来没有厌倦过,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季节、时段,从西湖边走过,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。闲来无事到西湖边儿去逛一逛,素来就是本地人的生活内容之一,徒步游走西湖也成了不少外地游客的首选。

这个时候,虽然不再像春天那样一株柳杨一株桃地热闹,但这时人们基本上各回各家过年了,西湖难得清幽,而景色却不输桃红柳绿时。

江南的冬季,难得下雪,太阳出来时的暖冬,总疑似春来的样子。柳叶黄中夹绿,婀娜多姿地摇曳在湖岸,一方方精心修剪的草坪,绿茵茵的一如春日的清新。纵然是见不到断桥残雪,却一样可以细看湖水中的残荷。即使是阴雨的日子,也会有湖四周山色空蒙的亦真亦幻景致。梧桐细雨,风吹叶落,点点滴滴都是李清照的词,清丽典雅夹着淡淡的惆怅和愁绪。

真的,西湖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?写到此,请允许杭州人有一点点小小的自恋。

西湖零距离接触,亲近美丽的湖光山色,这是和亲朋好友或者只是一个人,行走于西湖边最直接的理由。可以跟随专业的行走团队,踏着音乐的节奏,花两三个小时,环湖一周。让美

景如抖音般从你眼前掠过;也可以自由组合,自由散漫地走走停停,有取有舍地饱览你想要的美景。

900多年前,苏东坡用疏浚西湖挖出的淤泥筑成了长堤——苏堤。似一条绿色的缎带,系着西湖边诸多美丽的景观。湖中有堤,堤上有桥,桥下是湖。桥、堤、湖景景相映,雅趣横生。

苏堤上,由南至北有六座石拱桥:映波桥、锁澜桥、望山桥、压堤桥、东浦桥和跨虹桥。杭州人叫它们六吊桥。翻六吊桥,是老杭州人喜欢的徒步线路之一。

映波桥的西面是西湖中面积最小的南湖。站在桥上,往东望去,突出于湖岸的是夕照山,雷峰塔就建在那山上。夕阳西下时,看“雷峰夕照”,听“南屏晚钟”,远

眺“双峰插云”之一的南高峰。这些景观都在西湖十景中占一席。

锁澜桥的东面就是湖面面积最大的外西湖。那浮于湖面翡翠般的湖中之岛,是西湖三岛中最大的“小瀛洲”,西湖十景之一的“三潭印月”就在此处。

望山桥离岸边的丁家山最近。丁家山又名康庄,是康有为晚年居住的地方。

压堤桥位于苏堤中段,有首西湖竹枝词是这样写此桥的:“茅家埠头芳草平,第四压堤桥影横;桥外飞花似郎意,桥边深水似浓情。”

东浦桥是湖上观日出的佳处之一。站在桥上往东看,隔湖相望的是孤山,孤山上的“楼外楼”隐约可见。桥的西面是以岳飞名字命名的岳湖,与外西湖在此沟通。

走完了跨虹桥,仿佛跨越了一条长虹。在桥上往东看,远处连接孤山与栖霞岭的石拱桥就是著名的西泠桥,苏小小的故事就发生在那桥边。桥北麓西侧是曲院风荷旧址。如今,那里已是由张艺谋执导的印象西湖演出场地了。

据说只要心怀祈愿翻过这六吊桥,一切愿望都可实现!

当然也可以选择走绕湖的其他线路,可以看到断桥、白堤、平湖秋月、浙江博物馆、文澜阁、办公楼、中山公园、西泠印社、慕才亭、苏堤春晓、柳浪闻莺、湖滨步行街等景点百余处。

在一个举世闻名的游览胜地,可以做到不花一分钱,而玩得很有滋有味。像杭州西湖这样,全年全天开放而不收门票的良心景区,还能找得到第二个吗?

家山家水

古村鱼礼

■方红军

泥瓦如墨,土坯如金,梨花如雪,这是开化县长虹乡真子坑村高田坑特有的姿势和韵味。

木门框上的一副喜联,点燃了山里孩子们内心深处的喜感,他们从出喜的山里人家,一路追逐着将迎亲的队伍送出村去。而后,又带着迎亲的队伍走入入村的石板路。

每一次进真子坑村到高田坑去,总会听到一些关于鱼的事情。一个海拔高度近700米的村庄,却总是谈些鱼的事情或者渔的事情,确实会勾起内心里的好奇。

高田坑原名叫“芝田庄”,人居环境的历史悠久。“芝田庄”余氏的始祖余仲立,在宋出仕江夏(今武汉江夏区)任县尉。后归隐于村头芳山家中,只好游山玩水。余仲立不知听谁说,“芝田”是个好地方,于是他便走访于此,欲一觅风光面貌。

到了芝田后,余仲立见后有高山,前有涧溪,便信了传言“芝田确实是个好地方”,随即带来家眷,在“芝田”安居下来。

由于余仲立出任过宋仕,定居“芝田庄”后的余氏人家,并没有逃出人情世故,终日客人盈门。而余仲立归隐后,便没有什么收入,为了人来客往间的一种礼,便开始了养鱼的习惯。这种习惯,一直流传到清代,才开始风靡起来。

小山村的居舍,是典型的江南建筑。依地势往上看,四周山岭高耸入云,村民居舍依山坡的平缓而建,层层叠叠煞是壮观。而站到山岭上往下看,高田坑的地势犹如碗,碗底的居舍有些拥挤,鱼鳞瓦背在碗底勾肩搭背,掩映起黑瓦下金色的土坯墙。

一条溪涧穿村而过,将小山村一年四季的变化,全映射在山泉水里。沿溪空出的一块块小空地,被高田坑人挖成鱼池,养着几尾鲜鱼。

春天几瓣梨花掉落,成了池中鱼儿的粮。夏季青草肥厚,撷几把入池把鱼儿喂美。秋天山楂红艳,梨儿熟透,顺山泉漂进池子的果实草籽,成了鱼儿的美味。到了冬天,雪花染白村后的山岭,又盖住了鱼鳞瓦上的黑,池里鱼儿鲜肥无比。

该起池了,送几条给儿女亲家,这是山里人家最高的一种礼遇。这种礼遇,对于高田坑人来说,数百年来都不曾改变过。

那么为什么高田坑人对于鱼会如此的执着呢?传说中,“芝田”是种植“神仙草”的地方。也就是,天神“神仙”们的粮食基地。故在“芝田”养出来的鱼,那可不是一般的好。

今年83岁的余贞武老人说,从他记事时开始,就常常看到有外村的人,上山到高田坑来买鱼。那时候,交通不便,来买鱼的人还常常会留在村里过夜,第二天背着鱼下山。

我问,过来买鱼的最远的人家,可以延伸到哪里?

老人说,最远的有芳村、皇岸的,还有江西婺源那边的呢!

在高田坑的“人来客往”中,少不了鱼这个角色。高田坑鱼的故事越深入了解,越让人感觉到有一种“无鱼不成礼”的厚重。

难忘记

在澳大利亚拥抱考拉

■原点

近期澳大利亚大火持续4个多月,报道称有不少动物被这场旷日持久的大火吞没,听后不由得让人揪心。尤其是憨态可掬的考拉,竟然面临如此境地,不禁让我心中唏嘘。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去澳大利亚旅行,曾经在布里斯班龙柏动物园抱考拉,对那段美好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。

龙柏动物园很大,设计得别致,到处都是绿树和青草,一派田园风光。好多澳大利亚特有的温顺动物就散养在这里,它们被圈养在一个个园区里,游人可

以近距离亲近。好多人都和我一样,最期待的是去看考拉。

距离考拉区还有段距离,就闻到一股浓烈的气味。走进考拉区,一条窄路边用木栏围起了篱笆,里面有几棵高大的桉树,树上正趴着一些睡得正香的考拉,不由得想惊呼一下。进园区前,导游再三叮嘱,考拉很怕声音嘈杂,它会受到惊吓,我这才把惊叫的声音强行咽下。

那些考拉太好玩了,浑身长满灰色的毛,看上去毛茸茸的,就像玩具一样趴在树上,让我不由得有想拥抱考拉的冲动。几根粗木棒拦起一道不及腰高的篱笆,

拦住了我想触摸考拉的欲望。我们围在栏杆外期待着考拉醒来。大概是被我们的真诚打动了,有只考拉睁开了两只玻璃球般晶莹的眼睛,愣愣地看着我们,然后慢吞吞地爬向树梢,揪下一片桉树叶往嘴里塞,就像电影中的慢动作。它的吃相很斯文,那些桉树叶就像是美味大餐。

尽管到处都散发着浓烈的气味,还是不舍得离开这些可爱的考拉。站在篱笆外面,近距离观看它们可爱的酣睡姿态。这时,有朋友从前方走过来对我说,那边可以抱考拉照相。我还以为是玩具考拉,朋友说不

是,是活的。我立刻跑过去,一看已有好多人在排队。抱考拉照一次相25澳元,价格不菲,但是想到好玩的考拉,还是决定与考拉合个影。

有20人左右在排队,但照相的进度很慢。有位金发女孩抱着考拉递给照相的人,照完后要看考拉的情绪,见它稍有不耐烦就赶紧抱走休息。而且还能使用自带照相机,据说闪光灯对考拉的眼睛有刺激,都是公园里的人用一次成像相机为大家照相。

好不容易轮到我了,那位金发女孩把考拉递给我,我刚想接,

考拉一扭身,女孩赶紧把它抱走,说暂时不能拍了。这让我有些惊讶,不知我什么地方让考拉感到不适。等了十几分钟,金发女孩说那只考拉睡着了,又换了一只。另一个人对我比画着让我张开双臂,这才将考拉放进我的臂弯,然后慢慢收拢手臂,轻轻地抱着考拉。考拉的爪子使劲地抓着我的衣服,锐利的爪子穿透衣服,有些疼痛。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,摄影师按下快门。

照片上的我看上去表情有些僵硬,那是因为考拉的利爪抓疼了我。不过,那张照片记录下我在澳大利亚旅行最珍贵的一幕。

随心而动

闹时爱上老家游

■朱耀照

动。石岩上菖蒲丛生,水杨梅开着球状的花。我喜欢看石斑鱼在其中游来游去。小时候,我手脚笨,不会抓鱼。但每次出来,也会带几条鱼回家,这归功于一种植物。它长在溪边,叫醉鱼草。我们常将它的嫩枝折断,放在平坦一点的石块上摩擦。淌出的汁液流入水中便形成白色的气泡。

待气泡将水面完全覆盖,石斑鱼便游走无力,浮了上来。如今,物质生活较为丰富,我没有了抓鱼的念头。但我喜欢看鱼,喜欢看它们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。欣赏而不占有,是爱的极致。

溪的两边,都是高高低低的田地。自上往下看,弯弯曲曲的形状,跟云和梯田并无不同。只是从前种水稻和玉米的,现在都种着茄子、四季豆、黄秋葵和西瓜等蔬菜瓜果。郁郁葱葱,瓜果累累,让人见了心旷神怡。有时遇见热情的劳作者,颇有些左右为难。见我不接受他们的劳动成果,他们脸上显得很不高兴,并说见我外。

老家在我一次次返回中复苏。我儿时留存的历史,也在我与妻子共同翻阅中渐渐清晰。我踏着留存我五十年记忆的山岭离开。在作别西边的云彩中,我找到了初心。

耳闻目睹

书香飘逸嘉业堂

■陈慈林 文/摄

前不久朋友邀我游南浔,嘉业堂藏书楼自然是“打卡”重点。与我国许多藏书名楼相比,嘉业堂只能算是“小字辈”,论资历,它至今未满百年,但却在我国近代藏书史中有其独特影响。

首先是藏书楼主人的身份与众不同。与其他藏书楼主人大多出身书香门第不同,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出身富商巨贾之家。其祖父刘镛(并非“刘罗锅”刘墉)是南浔“四象”(家产超过千万万银元的称“象”)之一,他靠做丝绸、蚕茧生意发家。刘镛留下的巨额遗产,为刘承干藏书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。

其次是藏书经历与众不同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,许多封建遗老、旧家族逃到上海“避难”。他们为了维持生计,纷纷出售家藏的珍本、善本。此时刘承干也到上海“避难”,当别人抛售藏书时,他却“逆势”而动,大量收购各类书籍。因其出身巨富之家,不谙侃价,只要是中意的书,价格再贵也倾囊收藏,因而得了个“傻公子”的美誉。

再次是藏书目的与众不同。许多藏书家收藏珍本、善本和秘本后,几乎都“藏之秘室”,非至亲好友或交情深厚者,根本不允许随意参观和阅读。而刘承干却不同,嘉业堂虽属旧式私家藏书楼,却设有读者阅览室对外开放,如有熟人或名人介绍,国内外学者均可到此看书、抄书。刘承干认为,书是供人读的,只要有介绍,连宋版书他都愿借,不仅允许借抄,甚至还可以免费借去翻印。

正因为有此胸襟,解放后不久,刘承干就把藏书楼捐赠给浙江大学,成为浙图组成部分,随后即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。四是刘承干不但藏书,还刻书、抄书。在收购古籍的同时,刘承干还花费大量钱财请人抄书。其中以《清实录》《清史列传》最为珍贵。《清实录》是清代官修

的编年体史料长编,当时全国仅有一部正本保存在北京故宫,1920年,刘承干雇人将此书抄录出来,这部抄本即为国内少见的副本之一。《清史列传》也是刘承干雇人从北京国史馆抄录出来的,它是定本《清史稿》的底本,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由于这两部抄本价值极高,因此成为嘉业堂的“镇库之宝”。

刘承干还刻印了大量书籍,“即使孤本,也从不自秘,而是拣有价值者刻板印刷,广为流传”。他的刻书从1912年开始,“先后梓印不下百数十种”。目前游客在嘉业堂还可以看到当年印书留下的“刻板”。嘉业堂刊刻的《邠州石室录》、重刻蜀大字本《史记》,还参加过国际图书馆会议的展览。

1920年,为使苦心搜集而来的古籍善本得到妥善保管,刘承干在南浔刘氏家庙旁,“购地二十亩、斥金十二万,建设斯楼为藏书之所”。藏书楼历时5年,于1924年冬方建造完成,取名嘉业堂藏书楼。

“嘉业”二字源于清迹帝溥仪赐给刘家的“钦若嘉业”九龙金匾,这块金匾是溥仪为了答谢刘家“于光绪奉安时,捐纳巨资以助种树”题写的。

藏书楼落成后,各地书商闻风而来,藏书数量一日三增,至1930年时,总藏量已达20万册60万卷,是闻名遐迩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的8倍多。嘉业堂藏书楼因此声名鹊起,北大校长蔡元培、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知名人士均到访过藏书楼。

1937年南浔沦陷前夕,刘承干把3万册珍本秘运上海,把他其他书籍均抽走第一册,藏入刘氏家宅的天花板上,方便嘉业堂藏书楼逃过一劫。

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当日,周恩来即电示陈毅迅速派兵保护离上海仅100多公里的嘉业堂。

目前书香飘逸的嘉业堂藏书楼,正以公共图书馆和旅游景点的双重身份,接待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读者和游客。



嘉业堂藏书楼远眺。